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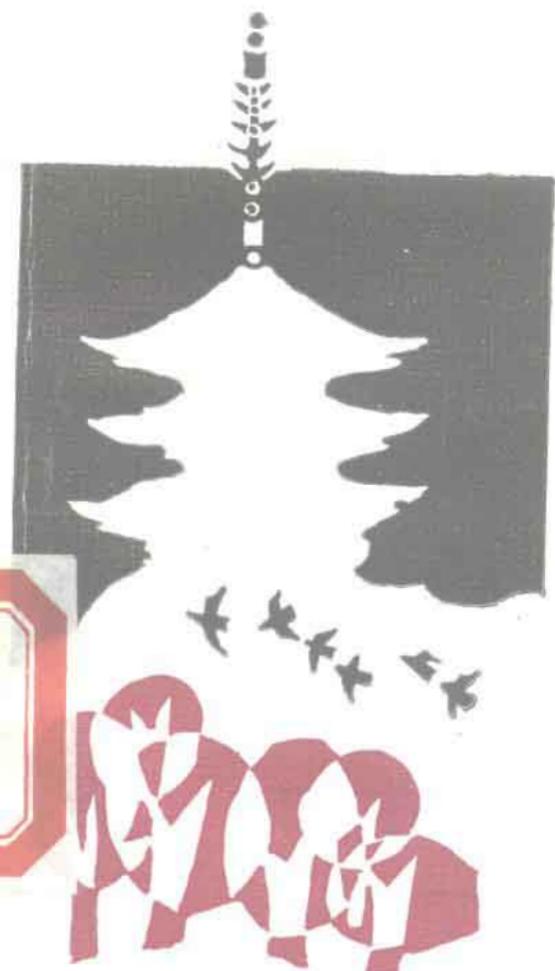


鲲鹏丛书

• KUNPENG CONGSHU

东瀛纪事

• 任光椿



● 任光椿

东瀛纪事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东瀛纪事

任光椿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湖南省常宁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行发行

787×960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3插页 53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湖南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N7-5059-0498-1

I-319 定价：1.00



1982年5月，与日本早稻田大学一级教授
安藤彦太郎一道在日本横滨中华街漫步。

目 次

1

- 访日本京都嵐山周恩来总理诗碑…………… (1)
访日本东京李大钊同志旧居归来纪感…… (5)

2

- 他的心萦绕着中国
——记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 (11)
从一张照片想起的…………… (15)

3

- 健康的力量在奋斗…………… (25)
日本出版业情况管窥…………… (34)
日本的电影与电视…………… (42)
从一滴水看一个太阳…………… (50)
可贵的敬业乐业精神…………… (62)
日本与中国的禅学…………… (69)

1

- 5794/3
从日本的饮食方式谈起 (83)
浴室杂谈 (87)

4

- 访日本农家 (93)

5

- 箱根，绿色的箱根 (98)

6

• 邮东诗柬 •

- 祝世界笔会大会在日本召开 (103)
寄怀井上靖先生 (103)
访京都瑞春院怀水上勉先生 (104)
寄怀神户华裔作家陈舜臣先生 (104)
题自画扇赠井上靖先生 (104)
访奈良有赠 (105)
访日本小田原农家蒙具午餐
 相待口占以谢 (105)
游箱根芦湖作汉俳四首书
 赠白土吾夫先生 (106)

2

访日本京都嵐山

周恩来总理诗碑

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两辆小汽车离开京都市中心后，很快便到了佳川河边，沿着蜿蜒的河道向西北疾驰，去寻访嵐山周恩来总理诗碑。

披上了现代化的新装，却又尽量保持着古城风貌的京都市区，逐渐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隐退，迎面如屏如嶂的重重青山却越来越近、越来越苍翠了。

望着这青山环绕的沃野，缅怀这古老都城的今昔，我禁不住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京都，又称西京，从公元七九四年开始，到一八六九年，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内，这里一直是日本历代王朝的首都，素有千年古都之称。它不仅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历代王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摇篮。日本的

第一部诗歌总集——和歌集《万叶集》(大伴家持主编)、第一部散文集《枕草子》(女作家清少纳言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女作家紫式部作)都诞生在这里。在这儿还有日本古代著名俳人——诗人芭蕉的故里。

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就建立在距京都西北不过五公里左右的嵐山山麓龟山公园的一座小小的山岗上。这里山势不高，林木却很葱笼，站在碑前，可以望见远处的群峰、山前的河川和河川两岸的田园，风景是悦目的。据说，周恩来总理当年就曾多次来此冒雨远眺，他那首《雨中游嵐山》的诗也就是在这儿吟成的。

一九一七年，周恩来同志抱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壮志和“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决心，到日本来求学，直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回到天津。这段时期，正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黄兴、蔡锷等民主革命的健将都相继去世；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袁世凯虽已去世，帝制虽已取消，但中国的政权仍旧掌握在段祺瑞等北洋军阀一伙赳赳武夫的手中，全国又陷入了群魔割据的境地；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新的革命力量尚未形成；国外列强环伺、虎视眈眈；整个中国的命运正处在十分危

急的境况之中。那时候，周恩来自己也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他那时还只有二十一、二岁，满怀爱国热情，而又找不到救国之路，独自一人，旅居异国，目睹日本之强盛，感怀祖国之颓唐，假日孤身来游岚山，面对着满天凄风苦雨、山川萧瑟、寂寞凄凉的景色，“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心情是完全可以想见的。《雨中游岚山》就正是真实地吐露了一位青年爱国者苦闷之情的心声。

周恩来同志写了这首诗不久，一九一九年春，他就毅然回到祖国，投入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新浪潮。从此，中国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了解放之路、光明之路，周恩来同志自己也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中，逐步锻炼成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当我们怀着惜别之情离开诗碑下山后，日本朋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副局长佐藤纯子女士又引我们到附近的嵯峨野汤豆腐店去吃汤豆腐。这种豆腐与我国的水豆腐无异，而吃的方法则与北京的涮羊肉和四川的火锅略同。坐在那有大片青竹，布置得很雅致的回廊里，吃着那别有风味的、据传是当年皇宫御料理的汤豆腐，我们的团长严文井同志突然忆起七年前，他同巴金、

冰心等同志一道，也曾来过这里。旧地重游，唤醒了他沉睡的记忆。他甚至还全文背出了他们当年在这里合写的一首打油诗：“渡月桥边嵯峨家，谢婆身边坐老巴，蘑菇豆腐御料理，马许吃了笑哈哈。”想到周恩来、邓颖超、巴金、冰心等许多老前辈都来过这里，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头蓦地兴起了一股光阴荏苒，岁月易逝的苍凉之感，同时也升起了一片热烈的企望和憧憬。

当我们乘车赶回京都时，夕阳已经开始西坠了。初夏傍晚的阳光，给古老的京都城、辽阔的大地和远处的群山洒上了一片金辉。一路上，热情的日本朋友仍在不停地指点着车窗外飞闪而过的古代建筑和美丽的园林，告诉我们：这是故宫、这是皇陵、这是平安神宫、这是诗人芭蕉的故里……使我们应接不暇，真有置身山阴道上之感。

啊，京都，美丽的京都！你因诞生和哺育了日本第一批著名的作家、诗人、爱国者，而赢得了日本人民普遍的敬仰与热爱。如今，在你这儿又矗立起了中国的一位伟大爱国者和革命家撰写的诗碑，它必将作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象征，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心里！

访日本东京李大钊同志旧居归来 纪 感

那天，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的安藤教授陪同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校园。

我们先去看了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日本时居住过的地方。那本是日本明治维新时著名大臣大隈重信的家园。戊戌变法后，康有为从香港逃到日本，就住在大隈家的这座庭院里。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康有为与大隈下棋的石桌和暇时散步的小径。小径四面绿树葱笼，碧草如茵，环境是很幽静宜人的。大隈去世时，将这座家园无偿地捐赠给了他创办的早稻田大学，从那时起，这儿便成了早稻田大学的校园了。

从这儿出来，我们又去参观了李大钊同志生前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早稻田大学青年会旧址。

这是一座明治时期的建筑，高高的钟楼，灰砖砌成的结实的墙壁，庄严而高大结实的拱门，看上去恰似一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这建筑保存得很完好，直到今天，仍然悬挂着青年会的牌子。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六年春天，李大钊同志就一直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整整度过了三年多时光。

李大钊同志是一九一三年在北洋法政学校毕业后，从天津来到东京的。他那年大约二十五岁，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同时从青年会干事罗宾孙学英文。在这里至今还保存有李大钊同志当年用英文撰写的自传。这是一份很难得的资料。

李大钊同志在这里求学三年，认真研读了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培根、黑格尔、巴森、爱默森的哲学著作和欧洲各国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学说，并且带头组织了神州学会，动员留日学生参加讨袁活动。

他身居东瀛，心怀祖国，一面读书，一面关心国家大事，在这里写出了系列振聋发聩的好文章。

当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博士发表谬文，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时，大钊同志便立即

写了一篇文章，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指出古德诺是外国人，不熟悉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心趋向，批评他是“妄发谬论”，给予了迎头痛击。

当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无理要求时，大钊同志又以留日学生总会编辑委员的身份，在这里执笔撰写了《告国人书》及《告留日同学书》，号召全国人民和留日学生起来反对这项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一九一五年四月，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声称：“瓜分之局，无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国家国家，吾人诚无之不足为忧，有之不足为喜。”鼓吹“国不足爱”的谬论，受到许多读者的斥责。李大钊同志又是在这里写了一篇题名《厌世》的文章，投刊《甲寅杂志》，指出陈独秀的文章“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并反复申论说：“……唯吾民于此，诚当自觉。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通过这次辩论，李大钊同志与陈独秀成了诤友。接着，李大钊同志又在这里撰写了一篇《青春》，刊登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呼吁中国青年：不要“娘娘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

李大钊同志在这里一直居住到一九一六年。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被迫下令撤销帝制。四月二十七日，孙中山由日本返国，准备发起第二次讨袁战争。就在这时候，李大钊同志为了参加讨袁工作，也放弃了早稻田大学的最后考试，回到了上海。他先后主编了《晨钟日报》和《民彝》杂志，用他犀利的笔锋，热情的文章，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和讨袁的战斗。

瞻仰先烈的遗址，缅怀先烈的生平，背诵他那些满蘸着热血写出的火辣辣的文章，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慨。

我望着早稻田大学校园内青翠蓊郁的林木，心中禁不住升起了许多联想。我想到，李大钊同志在这里留学时，大隈重信尚未去世，康有为就

住在这里，孙中山的住处赤坂区灵南坂町离这儿也并不太远，但不知他们是否有过 来往？孙中山、李大钊离开这里回国去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七年，年轻的周恩来同志又来到了日本，也不知道他是否到过这里……想起当年情景，真令人有“一时多少豪杰”之感。

今年正是早大建校一百周年，又是李大钊同志遇害的五十五周年，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们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座百年前建筑的、孕育过无数英才、饱瞰过近百年东亚政治风云的钟楼前，合影留念。

安藤先生是我们亲密的朋友。他翻译过毛主席的诗词和我们党的十一大文件，写过《孙文传》。他对中日两国的近代史是十分熟悉的。熟悉历史使人明智。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深切了解，所以他才深深地懂得中日两国友好对两国人民和整个东方及世界人民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一生都在为促进中日友好贡献心力。

今天，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将我们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同志旧居前拍摄的照片从东京寄来了。我想，此刻，安藤先生也一定收到照片了吧。从鉴真、阿倍仲磨到李大钊、周恩来同志，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源远流长的。这次，我在日本，

接触到日本各阶层的许多人士，就亲身感到，他们中间绝大多数善良正直的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多次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都是怀着沉痛反省的心情的。他们普遍要求与我国友好。我深信，这种明智的民心趋向是极少数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邪恶势力所破坏不了的。

此刻，夕阳从静静的湘江那边，从暖暖的岳麓山侧，正斜射着我的窗棂，我抚摩着这张远从东京寄来的照片，眼前似乎又浮现出了美丽的早稻田大学校园的景色，浮现出了安藤教授友好的面容和亲切的身影……

我禁不住在心头轻轻地呼唤：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亚太海湾动乱迭起，一切明智的人们都应该团结起来，为和平进步而斗争。让我们象维护自己的手足一样维护中日人民的世代友好吧。中日不再战，这是两国人民的心声。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就是我们对世界和平的最伟大的贡献！

他的心萦绕着中国

——记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

井上靖先生穿着黑色的和服，站在他家有小庭院的住宅前迎接我们。黝黑清瘦的面容、矮小精干的身材，说话时声调有些低缓……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在我国农村常常见到的那些令人尊敬的老农的形象。

他同他的满头银发的夫人一道，将我们让进玄关，换了拖鞋，迎进了客室。

客室的一边，隔着大玻璃窗，可以望见外面小园中的茂密的花木。另外三面，却全都是图书，满架满架的，其中还有不少是关于中国的书籍。

一位年轻秀气的女子，穿着蓝色的连衣裙，不停地用各种陶瓷艺术品一样的、别致的日本餐具，盛来各种别致的日本小吃，殷勤地招待我